

# 人格结构理论下《红字》主要人物的性格分析

艾新明

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大学海华学院外语系英语专业 辽宁 大连 116100

**【摘要】**：《红字》是由美国十九世纪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家纳撒尼尔·霍桑所著，他是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和心理分析小说的领军人物。本篇论文主要对小说《红字》中几个主要人物性格进行分析，分析方法是借鉴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即：本我、自我、超我。让我们在掌握人格结构理论内涵的基础上，不仅对小说《红字》中的几位主人公的人物性格进行更加立体的细腻的分析，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深度挖掘人物性格背后社会底层对清教教义的批判。

**【关键词】**：人格结构理论；红字；性格分析

## 1 引言

本篇论文主要是借用人格结构理论对小说《红字》中的几个主要人物性格进行分析，人格结构理论是人格心理学中研究人格结构的学说，是对人格的心理进行层次上的划分。此外，根据人格结构理论赏析的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但借助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中的本我、自我、超我<sup>[1]</sup>三个心理层面来赏析作品人物性格的却寥寥无几。

## 2 《红字》创作的社会历史背景的简述

霍桑的文学创作多数以北国殖民地时期的新英格兰为背景，他主要通过对人物的心理描写和象征手法来反衬当时的社会现状，《红字》的腾空问世展现了霍桑极高的文学艺术天赋。小说故事开始于17世纪中期，受加尔文教派压榨统治下的波士顿——宗教色彩极其浓烈的地区。仅从当时社会所极度推崇的宗教信仰这一点来讲，此小说的问世对于当时思想极度保守的社会来说是十分大胆与前卫的。小说讲述的是已婚的女主人公海斯特·白兰在邂逅一个年轻有为的牧师丁梅斯代尔之后二人擦出火花，不仅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通奸罪还生下了一个女婴，白兰给她取名为珠儿。

## 3 人格结构理论的概述

### 3.1 人格结构理论的内涵

自我，就是面对现实中的我，它通过后天的学习和环境的接触培养与发展起来，自我是对外部环境所做出的自我调节，它奉行的是现实原则。

超我，是接受道德教化的我，是在接受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社会道德的影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遵循社会理想原则，旨在通过良心意识的自我谴责，使人产生强烈的内疚感。

### 3.2 人格结构理论的意义和应用

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中的自我、本我、超我，三者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由此可见，本我、超我、自我间的相互作用对于人的心理价值取向和行为活动具有重大影响。正因人格结构理论所具有的深刻理论意义，本文才会选取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即：本我、自我、超我。从这三个方面对小说《红字》中的海斯特·白兰、齐灵渥斯、丁梅斯代尔等人的人物性格进行深入的分析与解读。

## 4 主要人物的性格分析

### 4.1 邪恶、伪善的复仇者——齐灵渥斯

正如弗洛伊德在人格结构理论中所表明的只是单纯满足自身的欲望而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的本我主义那样，齐灵渥斯便是本我理论的典型代表。我们可以把齐灵渥斯理解为红字的制造者<sup>[2]</sup>，为了报复丁梅斯代尔不惜一切代价，虽然我愿意把这理解是他表达自己被戴了“绿帽子”的愤怒与不满，但把复仇当做“生活目标”，以吞噬别人的灵魂为乐，着实有些过分偏激了。他的行为早已背弃了社会所推崇的宗教精神，这种偏执的心理虽使他达成了自己复仇的目标，但丁梅斯代尔的死并没有使他感到大仇已报的如释重负，反而更加郁郁寡欢，最终在混沌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sup>[3]</sup>。

邪恶是齐灵渥斯的代名词。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长相丑陋又上了年纪的男子，可他执意要年轻漂亮的白兰当他的妻子。目的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让自己在生命的尽头能有个漂亮的女子来照顾自己，为自己送终祷告，这样也好让自己的心灵也能够得到些许慰藉。正是这场毫无情感基础的婚姻才导致了众人后来的不幸。

而这也体现了齐灵渥斯为人狡诈伪善的一面。在确定了牧师丁梅斯代尔就是自己妻子的出轨对象时，他压抑自己心中的怒火找寻机会待在牧师身边，努力在牧师身边做到最好好让他放下对自己的防备，赢得他对自己的完全信任与依

赖，目的不为别的仅是报复。他利用一切方式接近牧师，假借为他看病为由把牧师的内心世界窥探得一览无余。

#### 4.2 奋力抗争、顽强不屈、勇敢善良的人间精灵——海斯特·白兰

弗洛伊德在人格结构理论中对自我的科学解释完全可以用来深入剖析女主人公——海斯特·白兰的人物性格<sup>[4]</sup>。海斯特·白兰与齐灵渥斯的婚姻是导致众人集体悲剧的根源。白兰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除了屈服别无选择，这一点也恰恰体现了自我中面对现实的原则。顺从父母的安排，白兰嫁给了物质条件优越但相貌丑陋的老齐灵渥斯。在众人看来，身份低微的白兰能够嫁给知识渊博、家境殷实的齐灵渥斯是她莫大的福气，这是一场他人可遇不可求的婚姻。

然而，现实的残酷让白兰毅然决然地从默不作声的接受选择积极面对，迎难而上。她开始为自己而活<sup>[5]</sup>，为女儿而活，她不再在意他人的眼光，而是利用自己高超的针线技艺，把代表耻辱的红色字母A加工成一件艺术品。由于在当时的社会，世人崇尚清教主义，将清教教义视为一切活动的准绳，因此人们的衣服饰品大多为无任何的修饰的纯色。可白兰将字母A用红布缝制，金丝镶边，将本就耀眼字母装饰的格外绚烂夺目。

可就算生活里充满了敌意，白兰仍善良宽容的对待她周围的人，她把小珠儿的服饰设计的大多富有想象，别出心裁，和其他同龄孩子站在一起，小珠儿永远是最醒目的那一个。生活并不富裕的她除了用于花在孩子身上的小额花费外，白兰把她多余的钱都用来救济身边的穷人，这些人中也不乏曾侮辱嘲讽过她的。在我看来，白兰明明可以有大把的时间用来干她想做的事情。

#### 4.3 怯懦无能、教条主义色彩浓厚的丁梅斯代尔

根据弗洛伊德在人格结论理论中所阐述的超我，即它遵循社会理想原则，旨在通过良心意识的自我谴责，使人产生强烈的内疚感的这一观点。在赏析《红字》时有助于我们更加透彻地了解丁梅斯代尔的人物性格。

故事中的丁梅斯代尔是一个比较矛盾的人物。他本是一位腹有诗书气自华且德高望重的青年牧师，他对他所信奉的清教主义极其虔诚，他对上帝的依赖与崇拜<sup>[6]</sup>更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他的一言一行都时时刻刻受到《圣经》的制约。就

因为他所信奉的上帝不允许背弃自己的信仰，抛弃自己的灵魂。所以，牧师向世人隐瞒了自己所犯的罪恶，表面上丁梅斯代尔依旧是上帝派遣的使者和受人尊敬的牧师，可谁能想到他的内心却是另一种极端。

此外，丁梅斯代尔他只会夜晚没人的时候来到刑台上，站在曾经白兰被当众羞辱的地方，向上帝进行着一遍又一遍的赎罪诉说<sup>[11]</sup>。正如丁梅斯代尔所说的那样：“如果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一个没有良心的人，一个粗鄙不堪的坏蛋，或许早就得到了平静。

## 5 《红字》人物的多重象征意义分析

### 5.1 海斯特·白兰人物性格的象征意义

海斯特·白兰代表了有形的红字<sup>[12]</sup>。年轻貌美的白兰为了自己心中那份纯粹的爱恋，勇敢地选择背叛，勇敢地选择了向当时根深蒂固的社会伦理和道德体系发起挑战<sup>[13]</sup>。可一介弱女子的反抗怎能撼动那根深蒂固的清教主义呢，她失败了，失败的结果便是她承受了常人所无法承受的屈辱与痛苦。她被押到刑台上当众判决，她的胸前被带上了印有“通奸”标志的红色字母A，在当时的社会这个代表“通奸”的红色字母A一旦戴上就再无摘下的可能。

### 5.2 丁梅斯代尔人物性格的象征意义

丁梅斯代尔代表了无形的红字。丁梅斯代尔本身就是一个胆小怯懦的人，他不敢像白兰那样大声承认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更无法接受背叛信仰的自己，他害怕承担违反教义<sup>[15]</sup>所带来的后果，更害怕遭到世人的谩骂与唾弃。因此，他隐瞒了自己所犯下的罪恶。事实上，白兰只是把红字A戴在胸前，但这并不意味着白兰内心也在承受着煎熬，反观丁梅斯代尔，他的内心深处却烙印着一个大大的红色字母A<sup>[16]</sup>。

## 6 结语

本文根据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中的本我、自我、超我三个心理层面并结合几位主人公的言行举止，他人的态度等方面再次全面剖析了几位主人公的性格特征，让我们对小说《红字》中几个主要人物的人物性格有了更加细腻的把握。不仅如此，我们还能从作者的字里行间中体会到那个年代的人们在种种清教教义束缚下的悲惨现状。同时，作者在字里行间中也表达了对清教教义的讽刺与批判，暗含着对当时社会的理性思考：爱情是自由的，不应受任何意识形态的束缚<sup>[17]</sup>。

## 参考文献：

[1] 秦勇青.《红字》中的人格三重探析--自我、本我、超我[J].名作欣赏,2018(15):106-108.

- [2] 黄文琪.被压抑与扭曲的灵魂:《红字》人物性格分析[J].今古文创,2020,(26):20-21.
- [3] David B. Diamond.“That self was gone!”The Transformations of Arthur Dimmesdale in The Scarlet Letter: A 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J].American Imago,2018(04):647-683.
- [4] 成程.《红字》中女主人公海斯特白兰性格特征探析[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9,(7):74-75.
- [5] Rini Listyowati.An Analysis on Adultery in Hawthorne's The Scarlet Letter[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lish Education & Linguistics,2020(02):11-20.
- [6] 陈凤祥.女性主义视角下对小说《红字》的解读[J].品味经典,2020,(1):16-17.
- [7] AKBAR N. A Postmodern Approach to Nathaniel Hawthorne's Novel The Scarlet Letter [J].Pakist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2020(03):1461-1468.
- [8] Dr. T.S. Rajeswari.Short Stories Of Nathaniel Hawthorne: A Dissertation On Feminism[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quatic Science,2021(02):1156-1164.
- [9] 李芊芊.从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视角分析《红字》中清教主义的积极意义[J].真情,2020,(8):11-12.
- [10] 何灵会.浅析《红字》中丁梅斯代尔的人物形象[J].幸福生活指南,2018,(10):0218-0218.
- [11] 诸葛晓初.吴世雄.人性与信仰的张力--《红字》中丁梅斯代尔救赎历程的认知阐释[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20(3):5-14.
- [12] 李世萍.梅琼慧.《红字》中的“A”[J].科技视界,2019,(5):266-267.
- [13] 黄小倩.董梦林.叶彩芬.《红字》中的“象征主义”[J].时代人物,2020(29):53-53.
- [14] Kovecses.Where Metaphors Come From:Reconsidering Context in Metaphor[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
- [15] Michael,Pringle.The Scarlet Letter:Hester's Civil Disobedience[J].ESQ:A Journal of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2007:53(1)
- [16] R. Dharani.The Scarlet Letter - An Evidence of Puritanism by Nathaniel Hawthorn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cent Advances in Multidisciplinary Topics,2021(04):171-172.
- [17] Nijat Ullah Khan.Ishaq Khan.Syeda Sadaf Munir Kazmi.Resolution, Autonomy and Accomplishment in Nathaniel Hawthorne's The Scarlet Letter[J].Multicultural Education,2021(04):411-415.